

断手

居伊·德·莫泊桑、玛丽·乔姆利 原著



人们认为我很古怪，这是因为我总是戴着老式的高领。我知道人们背后嘲笑我，而当着面呢，又对我即使在大夏天也穿件高领衣服显出吃惊的样子。总而言之，人们总是在想为什么这家伙如此穿着。

但我从未告诉他们原因，我不敢，如果人们知道了领子后遮掩了什么，他们会惊恐万分。如果我把领子摘下，他们也许会惊声尖叫。

我是个建筑师兼艺术评论家。10年前，别人请我做报告，报告的主题颇合我心意——英国壁画。所谓壁画指在墙上作画，通常以宗教为主题，这种壁画散布在英国各地。当我为了准备演讲，阅读一本叫《北部郡的英国壁画》的书时，看到了页末的一处潦草手写注释：“约克郡的韦特韦斯特在其教堂的地下室，拥有早期英国壁画的完美范本。”我顿生好奇之心，马上决定去韦特韦斯特瞧瞧那些“完美”的壁画。



如我所料，旅途令人疲惫不堪，下了火车，换乘邮车，最后还得跋涉 8 千米，穿过一片荒芜的沼泽地，才能到达偏远的韦特韦斯特。到达时我已筋疲力尽，不过布林倒颇热衷于步行。布林是我的狗，长得像只狼，牙齿更如狼牙一样尖利，但事实上它像猫一样温和。

韦特韦斯特是我所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几座灰蒙蒙的房屋散布在惟一的土路两旁，路的一头是一栋邈邈的小客栈，而另一头则是阴沉沉的教堂。我有气无力地走进客栈，要了一个房间。我相信自己是这个村子多年来路过的惟一的陌生人，因为我这个不起眼的请求竟然引起了周围人的惊讶。

早晨吃面包和乳酪时，客栈老板的一家还有五六个村民盯着我，好像我是从远方来的怪兽，尤其是一个脸脏兮兮的光着脚的小女孩，对着我目瞪口呆。吃罢早饭去找当地的牧师时，我可放松了不少。

牧师住在教堂后面专用的寓所里。和这村子其他的建筑一样，这寓所是由死气沉沉的石头堆砌而成。一个老迈的仆人引我进了一间有成排图书的小

书房。书房里他那同样老迈的主人正在扶手椅上打盹。

当仆人告知我的到来时，牧师醒了。“老天！”他惊叫道。

“请原谅我打扰了您。”

我做了自我介绍。一阵寒暄之后，我表明想去教堂地下室看看壁画。

“地下室？”他不相信似的重复着，“已经锁起来近五十年了。”

“你能给我钥匙吗？”

他摇摇头。

“为什么？”

他重重地倒在椅子上，几乎被吓住了。

“恐怕不能告诉你原因，即使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

我素以想什么就要得到什么而知名。我朝凌乱不堪的书房瞥了一下，想找个法子说服这个老人。我注意到关于鸟类的书不少。

“你们这儿有不少游隼吧？”我问道。

“当然！是些了不起的鸟，你姓……哦……”

“布雷克。”

“你对鸟类学感兴趣吗，布雷克先生？”

“狂热地爱好。”我撒了谎。

他的眼睛发亮了。

“那么请坐，别拘束，也许你想来杯茶？”

我们谈论了鸟儿，或者说幸运的是，他谈论了鸟儿：鹁、燕雀、？ 鸫、刺嘴莺、鹭、鹌鹑等等。他谈了约莫半个小时，欣赏地拍着我的背，像是对一个老朋友那样。于是我再一次提到了教堂的地下室。

“啊，”他忧郁地长长地叹了口气，“你不知道，布雷克先生，村民们对地下室都很恐惧。很久以前发生了件事，他们要是知道地下室再次被打开，可能会被吓死，这儿的人都很迷信。”

“除了我们，谁还会知道？”我说。

“这个……哎，我也不肯定。”

“但教会一直反对盲目的恐惧，不是吗？”我装

作不解地问。

“是这样……当然我本人也不信这种空穴来风……”

“像您这等聪明的人当然不会。”我低声地说，希望我的奉承能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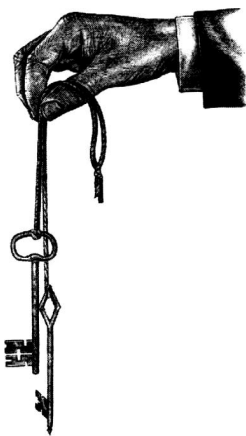
“唉，确实如此。”他说得含含糊糊的。

他站起来打开房间角落的一个橡木橱，从里面费力地取出两把钥匙。他停了一下，颇具诱惑地拿手指吊着，转向我庄重地说：

“你只有答应我一个请求，我才会把钥匙给你。”

“没问题。”

“教堂的北墙外有一段台阶，走到底就是地下室了。地下室有两扇门，用这把钥匙打开外面那扇门，你就进入了一段狭窄的通道，你一进入通道，就得马上把身后的门锁



死。”

“好的。”

“用这把大点的钥匙开里面的门，就到地下室了。你进入地下室必须动作迅速，马上把身后的门关上并锁死，明白吗？”

“当然。”

“离开地下室时，要遵循相反的步骤。好啦，你能保证按我说的做吗？”

“我保证。”

“很好。请原谅，这些话对你来说好像是一个老人的胡言乱语，但如果你了解了我所知道的地下室的事情……”

“您知道什么？”

但是这位年迈的教会牧师拒绝透露。

我在教堂北墙边搜索时，差点跌落台阶。浓密的杂草把入口遮得严严实实。我瞥了瞥周围，确定没人盯着我，就把草拨开，小心翼翼地沿着潮湿的布满苔藓的台阶走下去。

“布林，过来！”

狗极不情愿地跟着我下去。我点上蜡烛，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小点的钥匙插入外门的锁孔。费了点劲我才把锁打开。我握紧了把手向外拉门，逐渐加了劲，那扇古老的门才开始转动。门马上就要开了。

既然我已向牧师保证，此时别无选择，只有遵守他谨小慎微的指示。我尽可能快地把门拉开，把布林撵到小通道，自己再迈进去，就砰地把门关上了。里面黏糊糊的，还散发着股臭味，可真够人受的。我锁上外面那扇门时，布林可怜巴巴地哀鸣。我飞快地转向里边的门，把钥匙插进去，很快我们就到了地下室。

我又点了一些蜡烛，室内全被照亮了。我们处在一个全由坚固的石块砌成的低矮的房间，拱廊做得甚是粗糙，房顶由几根也不甚精致的柱子支撑着。一面墙令人触目惊心：数百根骨头和几十个颅骨排在石架上，一个摞一个，几乎抵到了房顶。然而对面墙上有我见过的最炫目的壁画。

制作如此精美的画竟处在这么一个偏远之地，真让人不可思议。画的主题是耶稣升天，耶稣由凡间升入天堂。估计这壁画出自 15 世纪早期，画面颜色的质地很好，保存得近乎完好无损，这都使得它举世无双。我激动得都要发抖，支上画架，把铅笔放好，然后开始画起来。

虽然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我还是注意到了布林坐立不安，不过这没什么稀奇的，我总不能指望它也和我分享发现如此精美壁画的喜悦吧。过了半个多钟头，它还是不能舒舒服服地呆着，我只好命令它躺下。它很不情愿地服从了命令。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它趴在低低的一架骨头下面，心神不定地看着我。

我感到在里面呆了还不到一小时，但是抬头一看，蜡烛都快烧没了。已经下午 6 点了。我开始收拾画架，布林跳起来，冲到内门前，急切地扒门。它像是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要离开，悲切地叫着，用头撞门，直到我站到它旁边才停止。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了门。布林箭一般冲出，跑到门外的小通道里。这样我暂时一个人在地下室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易受惊吓，但我听到身后的声音，还是吓得灵魂出壳。这可不是轻微的声音，而是清脆的“哗啦”一声，像是花瓶掉在地板上摔碎了。我毛骨悚然，胳膊也发抖起来。我慢慢地转过身，手里拿着一根燃着的蜡烛。

一个颅骨掉在那架骨头下的地板上，已碎成了好多片。我乍看到它吃了一惊，但很快就释然了。近五十年来，这间地下室都无人触及，那么我的进入在某些方面打扰了这里的事物，也不足为奇了。也许本来这个颅骨就放得摇摇欲坠，一股气流把它吹下来，也说不定呢！我捡起了碎片，小心翼翼地放到骨堆上面——这只不过是几块磷酸钙罢了。然后我走进过道，布林正浑身发抖地在那儿等我。我把地下室的门锁死。

我得承认在狭小的过道里有种令人极度不安的气氛，或许是布林的缘故。不知为什么它受了惊吓。

昏暗的烛光不足以照亮周围，我摸索着拿钥匙开锁。正当我把外面的门打开时，觉得有什么东西擦着我的腿过去。同时，门开了一丝缝，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嗖地跑了出去，很难说清我看到的是什么。兴许是只老鼠？老鼠在这儿能存活吗？不管是什么，它好像蹦蹦跳跳地出去了。接下来，门开得大了一点儿，布林也冲了出去，我紧跟在后面。能感到新鲜空气，真是太好了。我确定自己看到的是只老鼠，否则我就会落得像我要还钥匙的那位——帕特里克·希金斯牧师——那样迷信无知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吃早餐，发觉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个长着脏兮兮脸蛋、光着脚的小女孩昨天晚上死了。她是隔壁那家人的孩子。客栈老板娘哭着给我端来早餐时，我问小女孩是怎么死的——那孩子前一天还看着很正常，除了有点营养不良。但是老板娘方言太重，再加上哭得太厉害，我几乎无法听懂，我所知道的只是这可怜的小女孩被人发现死在她和她姐姐合睡的床上。

这真是件不幸的事，我在这一天中反复思量着这场悲剧，不过这些没妨碍我吃完饭后，拿了钥匙返回到教堂地下室继续作画。作为一个在韦特韦斯特的异乡人，除了同情，我什么也给不了死者家属。我最好不呆在这儿碍事，让这家人和他们的朋友们互相安慰去吧。

牧师递给我钥匙时，又重复了他第一次所说的那些谨慎的警告，很显然他并不知道村里死了一个人。我告诉他后，他立马就拿了外套去受难的教民那儿执行牧师职责了。

在地下室的这一天平静无事。我留布林在外面追野兔玩，因为我怎么也不能让它下台阶半步。地下室里没有头颅滚落到地上，也没有老鼠把我吓得魂不附体。惟一的声音来自铅笔和画笔。一天很快过去了，大约6点的时候我把钥匙交还到牧师寓所。

“你发现小女孩怎么死的了吗？”我问牧师。

“没有，已经去请了医生，但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有30千米，明天才能赶到。我只知道他们今天早晨

发现这孩子已经僵冷了。我没能够见她最后一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悲伤地说，“但她父母不让我去看。”

“真是太让人难过了。”

“的确如此，布雷克先生，的确如此。”

我回到了客栈。出于对主人的尊敬——他们好像和隔壁邻居很要好——吃了晚饭，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取钥匙。我对壁画细致地临摹已近尾声，只需要再画两三个小时。所以你可以想象出当发现牧师不想把钥匙给我时，我是多么失望！他正焦虑不安地在书房踱步，两只手按着太阳穴。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来，对我怒目而视，手指谴责地指向我。

“你和我，布雷克先生，做了一件邪恶的事！”

听了他的话，我惊得不知如何作答。

“阿伯拉罕·凯利死了，被害了。这都是我俩的错！”

“他是村里的铁匠，今天早晨人们发现他死在床上，和那孩子一模一样！”牧师重重地坐在扶手椅上，眼看着就要哭出来了。

“医生刚来见了我。他检查了两具尸体，告诉我死因。是勒死的！布雷克先生，那孩子是被勒死的，我从未想到过在我的有生之年会再次看到韦特韦斯特受那个邪恶力量的摆布。”

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希金斯牧师，我对您充满敬意，但我确实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牧师痛苦地看着我。

“我来告诉你个故事吧，布雷克先生。50年前我还年轻，刚刚来到这个村子。韦特韦斯特庄园有个勋爵，罗杰·德斯帕德爵士。他……”

“韦特韦斯特有庄园吗？”我打断他。

“现在没了。罗杰爵士死了，房子一点点拆除，石头都被运走了。人们开垦庄园，全都种上了草，现在，一丝庄园的痕迹也没了。”

“但是……为什么？”

“因为罗杰爵士是世上最卑劣、最没人性的魔鬼。就像我说过的，50年前我年纪轻轻地来到这个村子。罗杰爵士已经走到了他那漫长的罪恶堕落的人生尽头，直说吧，布雷克先生，在韦特韦斯特没有一个人的父母或祖父母不是死在这恶魔的手上。他一辈子都残忍暴戾。先生，也许现在你能原谅我们的迷信。”

我说：“想必当权者应该能……”

“他自己就是当权者！他是治安法官，还是议会成员！那些年没有警察，所以这样一个小村子就完全受庄园主的左右了。”

我点点头，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

“我在这村子的头半年，”牧师继续说道，“渐渐得知了罗杰爵士耸人听闻的杀戮罪行。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和我的良知作斗争。此时庄园主突然招我过去，主意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人们都知道罗杰爵士奄奄一息，我害怕进入他杀气腾腾的房子。

但去看他也是我神圣的职责。即使最坏最可怕的罪人也会在得知他的生命垂危时，表示忏悔。”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紧紧地抓住椅子边缘。他脸上现出听天由命的绝望的神色。

“我清楚地记得那栋建筑，像是昨天才去过一样，虽然它很久前就被夷为平地了。四角僵直地耸立着四座由于年代久远而发黑的塔楼，据说，罗杰爵士在每一座塔楼上施以不同的酷刑。



“巨大的前门是用铁做的，像是地狱之门，我到的时候，门打开了，马上又关上。我一进去，罗杰的仆人就粗鲁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像个囚犯。他是个行动笨拙的大块头，从未说过话。与

其说他是个人，还不如说他是头野兽。他拖着穿过漆黑的没有尽头的走廊，到了罗杰·德斯帕德爵士的卧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房间里挂满了凶器，各种各样的刀子、斧头、棍棒、剑、火枪，还有手枪，好像是他所犯下暴行的纪念馆，一个杀戮的圣坛。房间中央放着一张硕大的四柱床，四周垂着帷幔，里面那怪物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你看得见他吗？”

“不能，但我听得到。他艰难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把《圣经》紧贴在胸前，鼓足所有的勇气对他说：‘清算你罪行的一天来临了。’我尽可能清晰有力地说：‘虽然你的一生罪行累累，但对那些愿意悔过并承认上帝是他们主的人，上帝会大发慈悲的。’

“他饱受折磨的呼吸声变得平静了，我对自己感到满意——在他濒临死亡之际，也许他对我的话有所考虑。”